

郎世宁十骏犬图之八睨星狼 供图/汇图网



## 士人心史 ——人与犬的悲欢

撰文 颜婧

犬，或者称狗，与人类朝夕相伴。西安半坡遗址反映的是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，距今已有六七千年，有学者认为可能涉及黄帝时期，其时中国人已经有了狗的饲养。或许同时发现的掷球、弓箭、棍棒，正是当时一条条与獐、斑鹿、羚羊厮杀缠斗的狗狗们最为熟悉的朋友。而这正意味着与人类并肩生存的友谊，延续到今天，则是一家家、一户户，与狗狗的亲昵接触。

不过，颇为悖谬的是，从今天的视角回忆成语、谚语，我们却可以想到太多对犬的不满。狗改不了吃屎、狼心狗肺、狗眼看人低、狗屁不通、鸡鸣狗盗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仿佛狗的本性就如此低劣，像是一个被人嫌弃，恨不得踢走，但又不得不强行忍受的多余之物。尤其过分

的是丧家之犬，刻画的是从家犬沦为野狗时的落寞与卑下，一不小心还被拿来形容孔老夫子这一中国文化的灵魂人物。“东门有人，其颡类尧，其项类皋陶，其肩类子产，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，累累若丧家之狗。”凭什么，郑国的隐士高人、子贡、司马迁都这么说，而且还让尧、禹这样的圣人与狗同时出现，不三不四地讽刺孔子呢？换句话说，凭什么对狗的爱之深，与责之切，能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呢？

春秋战国，礼崩乐坏，举凡一切价值都被重新考量，而这正意味着诸子百家的出现。儒家关注人与禽兽的区别，正如孟子的叙述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。草木畅茂，禽兽繁殖，五谷不登，禽兽逼人。”圣人的

所为，正是治水、食民、育人，但问题在于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”所以，圣人紧接着就施之以人伦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人与动物的区别，正在于这种伦理。

与此同时，犬与马被凝成了一个整体，屡屡出现于儒家的论述。不论是犬，还是马，其本质都是为了完成人的某一个目的，受到人的驾驭和掌控。走到极端，就会被人不带感情地视为工具。延展到人身上，则意味着对伦理的内在情感的铲除，仅留下极其基本的、有限的外在义务。

为了伦理，可以强调人与犬马之异。子游问孝，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；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孔子看来，基本的生理性维持生命，根本称不上孝，人们对待犬马也不过如此。如果没有敬意，那就是将对待犬马的方式挪用到了人身上，不论是对自己，还是对父母，都是非人的理解方式。

同样的道理，也延展到了君臣之间。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是这样展开的：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。”如果君臣本是彼此血肉相连的一体，被指使的手足，必然会护卫自己的腹心。而如果臣子被视为犬马，工具性地指使，那么臣子也只能如同犬马对待主人一般，尽其人事。一旦臣子被视为土和草，臣子也只能如仇敌般看待君主了。而真正的士人，追求的往往是前者，内蕴着一种平等的精神。孟子曾言，面对鲁穆公屡屡赏赐的鼎肉，“子思不悦”，最终“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，曰：‘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’”。也就是说，

君主是在以喂养犬马的方式豢养士人，不过最后也只是希望以犬马的方式对待他们罢了，而他们宁可要求必要的敬意。这种对犬马的拒绝，拒绝的不是对他人的工具化，相反，其对象是自我的工具化，透露着生而为人的尊严。

而支撑在背后的是一种对人与人的普遍相似的信任，“圣人与我同类者”。人与人口味相近，犬马则与犬马有共同语言，是谓“犬马与我不同类也”。如此说来，如若对伦理没有相应的感受，恐怕真的要面对狼心狗肺的指认了。有趣的是，儒家有时也会透露出来，动物和人也并没有什么差别。曾子有言，“孝子之养老也，乐其心不违其志，乐其耳目，安其寝处，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”“至于犬马尽然，而况于人乎”。这也是乌鸦反哺、山羊跪乳的思路。犬有忠孝节义，那么人呢？在人、禽兽、禽兽不如里面，真的有人要禽兽不如吗？

同时，在另一条线索之下，则更为强烈地出现了一种人与犬的紧张感。人是有伦理的，忠于



犬与马自古就被凝成了一个整体，屡屡出现于儒家的论述 绘图/赵春秀

其道，而不诱于其利。而犬则丧失了生而为人的尊严和道德，面对君主，混淆视听。面对道在现实中不得不依附的承载对象君主，人则苦于忠言逆耳，而犬则口蜜腹剑，指向荣利。“扈江离与辟芷兮，纫秋兰以为佩”的屈原，“乘骐骥以驰骋”，但却在朋党和众女之下，穷困而郁邑。即使欲上达天帝，以求天听，帝阍也只是“倚闾阖而望予”，守门者倚门而拒。在《怀沙》之中，这些小人有了另一种化身之物，也就是犬。“邑犬之群吠兮，吠所怪也。”吠的正是“怀瑾握瑜”，穷困之中，“不知所示”的屈原自己，颇有种群起而攻之之感。在《九辩》之中，则由宋玉将二者结合起来。在“悲哉！秋之为气”的氛围中，“草木摇落而变衰”，一片萧瑟。同样感慨于思君不得的他，直陈心迹，“岂不郁陶而思君兮，君之门以九重。猛犬狺狺而迎吠兮，关梁闭而不通。”上达君门，但君门却有九重，杳杳深闭。这一次，守门之人甚至连面都没露，只有一群充满恶意的猛犬迎而相吠。小人当道，与其说是关梁闭而不通，不如说是正道阻塞。据传贾谊所做的《惜誓》中，这种对抗性在上升之后，却终于减弱。不在于我同之于流俗，而在于我将自远于群犬。“彼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使麒麟

可得羈而系兮，又何以异乎犬羊？”而这种退却自全之意的出现，也意味着，对犬的理解，有可能因人的位置的不同，而产生新的方向。

在近四百年大一统的汉王朝中，行立之初，贾谊仍然在回忆豫让，感慨其言，“中行众人畜我，我故众人事之；智伯国土遇我，我故国土报之”，这也就意味着，他仍然承认，“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”。虽然不再如孟子、子思般拒绝之意如此强烈，但是仍然保留了自我选择的可能。而在霍去病等人的上疏中，我们看到的，更多的就变成了对犬马的自认，“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”——像狗依恋主人一般依恋君王，无条件地忠心耿耿，呕心沥血。曹植剖露心怀，在“追思罪戾”“忍活苟全”的同时，一边要赞扬“伏惟陛下德象天地，恩隆父母，施畅春风，泽如时雨”，而一边更要显示出自己的态度之低，“踊跃之怀，瞻望反侧，不胜犬马恋主之情”。鲍照受孝武帝之命，跟从临海王刘诞前往荆州，担任参军，在矛盾的心情之下，一边“狐兔怀窟志”，恋于其家其旧，一边又不得不表白“犬马恋主情”，像那些或出猎，或安宅的犬只一般，安于

其命，最终只落得抚襟太息，相顾涕零。现实剥夺了他们选择的权利，即使他们仍然强调为人的伦理。敬重父母，不再需要强调要如人般看待他们，反倒在顺从之下，渐渐丧失了为子的自由，正如为君之臣，永远只能俯首听命。简简单单一个犬字，在与人们朝夕相伴的同时，人们不屑于为犬的高傲，结合着对不悖于为犬者的鄙视，与不得不，乃至甘心为犬的耻辱与无奈凝聚在一起，共同筑成了其复杂而纠葛的情感内涵。

但是，毕竟在任何一种表述和机制前，个人都拥有某种程度上的选择权。内在的飒爽与自由，也会在不经意间透露在犬身上，虽然它已经退而又退。度过了汲汲向上一生的李斯，在被腰斩前，曾回望自己的儿子：“吾欲与若复牵黄犬，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，岂可得乎？”上蔡是其家乡，是一切的起点和原点。如果一切都没发生，如果他平平凡凡地度过一生，他和他的黄犬，他和他的家人，仍得平安，仍享自由。而正在其下一刻，他就将彻彻底底地成为政治牺牲品。刘禹锡因发感慨：“无因上蔡牵黄犬，愿作丹徒一布衣。”李白则高歌，“咸阳市上叹黄犬，何如月下倾金罍”，毕竟呀，“清朗朗月不用一钱买”。而这种豪纵洒脱之情，更突出地流动在即使不断被贬

谪，却仍然能看到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”的苏轼身上。密州出猎的他，“左牵黄，右擎苍”。黄狗的灵动，也正如这小小的短句般轻捷，穿梭于字间，在搏兔的过程中，酣畅地撑开了人生的境界。这正是苏轼的少年，也正是所有士人们共同的少年，张狂的少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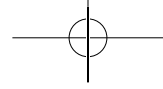
而一种更为细密、安闲的人生理想，一种更为沉静的自由，则被更妥帖地安置在陶渊明的桃花源之中。那个藏于无何有之乡，只能在恍惚之间，凭缘分相遇一次的桃花源，“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”，其间“荒路暧交通，鸡犬互鸣吠”。在这农家的安闲中，时间仿佛暂停了，有的只是人与人间最简单的快乐，不同于混乱无趣的人间。偶尔一两声的犬吠，懒懒地唤醒了阳光，却又在日影西斜的过程中，如同睡去的黄狗，忘却了时间的存在，连同自我的机心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刘长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仿佛把一切都定格在文字之间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怅远而寥廓的冬日里，远处是苍山，白屋则在前，映衬之下，如山水般构成简单而丰富的层折。阳光渐渐褪去，夜晚来临。风雪之下，一切都如每一个归隐的日子，贫而静谧。只有当柴门响动，黄犬吠起时，才仿佛唤起了轻微的波澜。等一切安静下来，黄狗再次睡去，抖落的晶莹的雪水，仿佛也在昭告，在这微寒之下，有着充盈的自我，也就带来了家的安宁。倘若自得而无待，无言即可谓怀仙。

在西学的视野中，动物无法自命，而被亚当命名，透出本雅明所谓的深切的悲哀（Traurigkeit）。其暗哑的背后，是人与动物都无法直视自己的双重沉痛。当孔子被称为丧家之犬时，他欣然笑曰：“形状，未也。而谓似丧家之狗，然哉！然哉！”仿佛突破了这种暗影，在自知自明的光亮中一路向前。与其说流离失所，不如说精神家园无所不在。但如果他知道，他的精神后人们在压力下，如此艰苦地在犬的身上寄予着或进或退的出路，他是否仍会欣然相信，依附于君主权力结构的道是正确的呢？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
颐和园长廊彩画桃花源记 供图 / 汇图网



# 狗狗掠影

摄影 沈海滨

